



风雨成昕祥

杨亦颀
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 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：

杨亦頔，1991年出生在大理苍山的西面，漾江边的一个古老的彝族山寨。作为一个在彝族古老的文化母体之中长大的女孩，从小就不愿意错过那些在“精神”舞台上应声而动的动听的山歌、热情的打跳、古老的锅庄和神秘的祭祀……碧绿幽深的漾江之水赋予了她母语的柔美淳朴，巍峨高耸的点苍山为她烙上了性格的浑厚爽朗。15岁起开始陆续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云南日报》、《今日民族》、《云南信息报》、《大理文化》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40多篇，《风雨成昕祥》是其两年耕耘的心血之作。现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作协会员。

風雨成旂

杨亦頔
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风雨成昕祥 / 杨亦颀著. --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2.11

ISBN 978-7-222-10359-7

I. ①风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6528号

责任编辑 李景霞

责任印制 段金华

书 名	风雨成昕祥
作 者	杨亦颀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787×1092mm 1/16
印 张	23.75
字 数	400 千
印 数	1-2000册
版 次	2012年12月第1 版第1次印刷
印 刷	云南速盈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222-10359-7
定 价	29.00 元





楔 子

“同志，请问……”

“这里没有‘同志’。”

“太太，请问……”

“这里没有‘太太’。”

锋利的阳光划过她的手背，橙色的血点溅得一身子都是，房子里面像瓦罐，她腕上的银镯头兀兀的。干瘪的皮子蜷在黑色的衣袖里，仅有的血色也显得多余。长长的指甲，根部残留着若有若无的暗红。

鸟鸣声穿过蜘蛛网，糊在窗台上。“聒聒聒，再聒噪用头发丝丝勒死你。”木梳子随手飞出去，撕烂了蜘蛛网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这里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你是沐家的……”来人的声音踩不实。

“没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沐家就剩下……”

“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。”

“我来找个人，他。”来人摊开手，黑白照片一帧，陷在她的手板心上。她盯着照片的毛边边，摇头，点头，摇头。

“竹叶重，石磨轻，母鸡打鸣公鸡听，睁开眼闭上嘴，细细看，好好听！”她用干瘪瘪的声音唱娃娃的歌谣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二叔对我好，二叔对我好得很！”

“他走了，他真是走了？”缀音咬在嘴唇上，来人在笑。

“走了好，走了好，总是会走的；走了的要回来，回来了还是要走，一道一道折腾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头。”

“他从小在这长大的，我进了他的门，哼，晚了，晚了！”来人的笑在冷硬的空气里凝固、融化、蒸发，又被一把捏碎成粉末，跟灰尘混在一起，是乌漆漆的沉淀物，在她眼里也是大院缄默的建筑。这些房子嘛是化

在宣纸上的墨迹，就是多了几笔朱批——横七竖八的血红血红的标语。有时候，时空的错位不过是和历史开了个暧昧隐晦的玩笑，至于当事人，怕是还能生出一种残忍的满足感，没有什么比遗迹中不安的生命更让人心悸心寒的。

“二叔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他的女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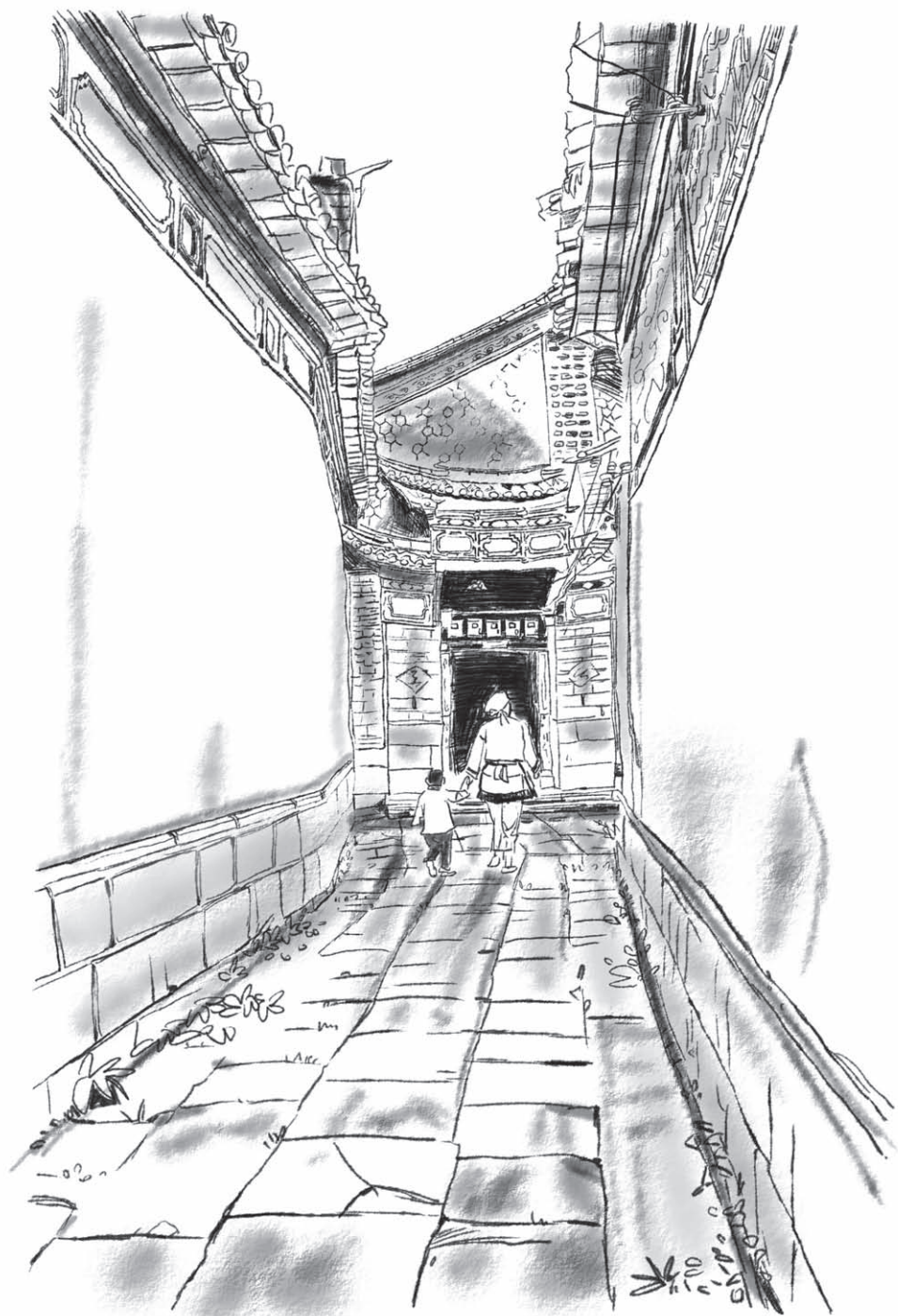
“女人，什么女人，哼哼哼，老婆子，我们都是老婆子，连新鲜的老婆子都不是，是变质了的，烂了的！”

“沐家小姐，老婆子想说给你听个故事。”来人声音显出些轮廓。

“烂了的，坏了的，还留着做什么。”

无端的，晓不得是谁发出的一声叹息。

隔着时光，痛苦的记忆是自愈的伤疤，最后照样是了无痕迹；那些好的美的却是一个生生豁开的伤口，日渐溃烂又无法愈合，只能在结尾的时候追加起一句：喔，原来已经过了这么久。时光的伪饰。



纸糊的格子窗漏风，西式的玻璃花窗漏光，就是没有合适的。阳光穿过花窗，被割得有棱有角的，不留心，戳了一下阿初的眉心。

院子里面的芭蕉叶和茶花参差层叠绣在玻璃窗上，有西洋油画的味道。

阿初觉得玻璃窗像玻璃罩子，她爱看囚在玻璃罩子里的花草；只是不知道它们咯是也喜欢装在罩子里面的人。

“你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赏你颗大翡翠顶给头上。”杜鹃双手掬着阿初的肩，假巴意思要推她。

阿初反手弹开杜鹃的一只手：“谁叫你吓我，小心我兜收你。”

杜鹃低头专心致志地抠阿初围腰上的绣花：“你咋这种清闲，我这几天腿都要跑断成两截了。”

“生怕人家认不得你们二爷回来！你听听我们大奶奶说的话，‘这几天我们这院倒是有空有闲，只是没有空逗热闹。’”阿初故意削尖嗓子学了一段。

“就你是个活宝，哪天你们大奶奶把你支去服侍大小姐，专门逗她高兴。”杜鹃轻捶阿初的腰，她的袖口一豁一跳，笑得气喘气歇的。

阿初继道：“不过，你们二爷我就见过一回。”

“送出去时候也就十三四岁罢，我也好几年没有见过了。”杜鹃把垂下的头发撩到耳后。

“听说是送去省城念书，老爷到底是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，硬是说要把儿子放出去闯闯噶！”阿初另挑了一岔话。

杜鹃摇头：“也不是那回事，你看你们大奶奶的样子，就怕以后二爷是‘主’变‘客’，不好回家了。”

阿初抽剥一句：“咋个可能，你也不想想我们大爷那个‘温吞水’脾气，不至于！”

阿初抓起杜鹃的手，数她手指头上有几个“簸箕”几个“箩”。“咋些，数出奶奶命还是太太运，还是太太身子丫环命？”杜鹃睨笑。

蜜光稠稠的，搅都搅不开，树脂样的封在别院上。吹吹，干得快些，

快些结成蜜蜡，想要存着原模原样，摔不坏砸不烂，怕是只能像这样了。

赵大嬷睡在床上觉得左右不舒服，翻来覆去硬是把睡意掐灭了。“大姑娘，还不睡。”大嬷估摸着站在窗边的人影是杜鹃。

“阿嬷，吵着你了，就睡了。”杜鹃朝大嬷这边绣步子。

“睡去睡去，过来做什么。”大嬷说着偏偏又侧身子向了杜鹃。杜鹃蹲在她床边上，用指腹按着床单上的鱼子缬。床单是板蓝根汁淬的扎染布，消炎的；这几天气候燥得很，用着将将好。不比冷得咬手的青白瓷器，蓝白色的布料温温软软的，形似神不似。

“阿嬷，你们这几天忙些什么？一天搞成两头黑。”

“我给你说，你把嘴管好喽。”大嬷挑起线头：“太太要给二爷那位下大订了，备个水礼都折腾掉好几天。”

杜鹃笑道：“奇了，只怕我们二爷自己都认不得。”

赵大嬷干涸的眸子变得汪汪的：“莫说是二爷，听说连老爷都不知道嘛。”

“太太自作主张，笼大个事！”

“莫说，莫说，睡吧。”赵大嬷揪着被角翻身睡起，好歹找着个合适的位置。

大清早寒湿气重，挂在天井里面的鹦鹉被冷风呛着喉，“嘎咕嘎咕”地叫，粗粗地听像人在打喷嚏，这下活着的，能出声音的，怕是只有它了。屋里有哭声，人发出来的，只是比鹦鹉的声音还低。

“我们图什么，你想着我们是‘土皇帝’！现在外面都乱翻天了，我们沐家在喜洲城算是有头有面的，儿子要跟小日本干战，我再拉着不放，咯是当爹的！莫说是当飞行员，惹鬼火了飞机也捐，砸锅卖铁也给我抵着！”花几上的自鸣钟抽抽跳跳的，明晃晃的玻璃罩罩上映得沐老爷和沐太太的脸，只淡淡地勾了几笔，凸凸的有点扭曲。沐太太梳的“凤点头”有点散乱了，翡翠簪子的位置也不对，她的下巴死死地抵着领子，领口绣花也是瘪的。

沐其镛的声音：“婆娘做事枪法乱，自作主张下大订接亲这种事也得出来，还好是没有定日子送针线礼，不然还要牵连到人家姑娘。老二笃定要去航校，莫说是个媳妇，十头鹿子都拉不回来！”

“好，好——”鹦鹉硬是从舌尖上捋出一句话。

“阿嬷，这样算什么，刚才老爷跟太太发火了，拐杖把地板敲得生响。”海蓝浇花时候头压得低，倒不像是在跟杜鹃讲话。

杜鹃搓手心里的汗：“还不是为二爷的事，好在二爷也快走了，一个个都省心。”

海蓝用手肘碰了碰杜鹃：“哎，二爷，听她们说二爷小时候子弟得很。”

“莫装了，还小时候小时候的，我这几天也就偷偷看了几小眼，真是长得好，比三爷还俊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……”海蓝生咽了几句话。

杜鹃把笑压在嘴皮上，用手指戳海蓝的围腰正中：“哑巴姑娘，哪天你自己在家里绣朵大茶花，让人家都看看你的‘花花肠子’！”

海蓝吐了口唾沫：“呸呸呸，越说越难听了。”

“不过二爷也真的是个人物呢，那天我在北院的小洋楼服侍，将好二爷在阳台上喝茶看报纸，我给他戽水，他笑起来跟我讲得句‘三克油’，我后来才晓得那是谢谢的意思。”

“整半天，二爷是在说洋文咯？”海蓝的手在围腰上打圈圈。

杜鹃道：“是嘛，你没有见过二爷穿西装的样子，三爷说‘像电影明星’，不过他回到家换起‘三滴水’照样是精精神神的。”

“么咋会又闹出来给二爷讨媳妇？”海蓝盯着杜鹃的银耳环。

杜鹃揉揉耳垂：“我听说是二爷从学校退学了，要去考什么航校，洋人的东西，拌不懂。太太不想叫二爷去，就要给他讨媳妇，把他拴在家里。”

海蓝头头点点的：“难怪老爷鬼火，二爷那个脾气，就怕是拴不住。”

风灌在回廊底下的红纸灯笼里面，“呼噜呼噜”的，晓得来碰翻了，漏得到处都是。

“啧啧啧，好大的风。”海蓝忙不迭按下窗子的插销，这样一来，又是另一种情境，来，坐起，欣赏窗外的风景。

“啧啧啧，好大的门。”马脚子在沐府前的空地上卸马驮子，一下下又抬头看看，门里面怕是另一种情境了，谁晓得呢，最难的往往就是那种无从下手的想象了。

山水间，镇子不大不小，天上也澄着水色，通透的，触手可及的，是光镜面，被风匀开的散云是细裂痕，裂归裂，总是完整的。山水外，怕又是另一重光景，很难揣测。

夕阳小得像花瓣，颜色也像。矮山只剩下淡红色，模糊的痕迹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夜色随之倾倒下来，微光无所遁形，慢慢坠落，黑与红的混合物，这颜色不对，她一时怔仲。

“旗袍，软缎的纱的绸的，长短外套风衣披风睡袍子……昆明应该不冷欸，呢子大衣不要了罢。”兰妈双手摊开反复按压皮箱里的衣服，近乎虔诚了。

林遥掐着小茶杯的耳朵，透明的杯壁箍着浅红的水，玫瑰瓣瓣在水中浮着，忽上忽下，偏偏触不到底。

“兰姨，这身织锦的怕霉皱了，那件鹅黄的薄呢外套捂进去没有？”林遥的手指有节奏地弹拨着皮箱。

“好好的，折腾来折腾去，昆明远的嘞……”兰妈的声音拖得长长的，越扯越细，缠在林遥身上，像蛛丝，不甚清爽——朝夕相处的人临别了不经意的小动作，一种触不到的痒痛。

翌日，林家还是要闹一阵的。

她的卧室里空了，一缕风钻进来，翻看着墙上的黄历：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日，农历二月初九，宜祈福，出行，纳吉。

“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，暂驻足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，尽茄吹弦涌在山城，情弥切。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须人杰……”她不大记得歌词，便收了眼角余光看别人。右手边的女孩樱唇开合，顺着曲子把“中兴业，须人杰”整整重复了四遍。“哧——”她把压不回去的笑声硬逼在齿上，女孩也不恼，反向她笑着吐了吐舌。

音乐終了，她对女孩点头：“你好，林遥。”

女孩也笑：“尹珊，文法学院的。”

女儿间的“一见钟情”，简单直接，挣脱了男女间的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

联大临时校园里倒是有天然的水域，也是“湖”。湖面平整无褶，偶被风掀起一角。水边的草木不清醒，绿归绿，只是带点灰色。本身就不多的云被风一扯就散了，天离着地远得很。

春城的春天，注定的含蓄内敛，有南迁的联大师生抱怨：无明显四季，生活枯燥乏味。

昆明不置可否，就一口茶，声音低：也不怪你们恨我，你们只是瞧不惯这个时候的我。东晋、五代、南宋，呵，说远不远……“南迁”这个词不好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不算什么，你们想什么我都咽透了，这截向南的路好走，怕就是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下一程路，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子的到底该怎么走？这些些忧怨懣恨我懂，我都懂。

尽管事先勾画了很多不堪的情境，但林遥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女宿楼。一字排开的土坯墙铁皮顶，这风景太写实，留在素描画里就够了。房前的

花草旺得过了，在阳光的修饰下勉强可以翻掘出一点别样的美，只是这“美”美得不合时宜。

“林遥，是罢？”尹珊换了一身卡其布旗袍，头发挽得松，就着花俏的底子，多了些娴静温婉的点缀。

林遥应声：“是你，收拾好了？”

“女宿倒是不小，只是里面黑漆麻乌的，骨酥死了（女宿不小，只是里面黑漆漆的，难受死了）！”尹珊答非所问。

林遥忍不住笑了：“梔子花茉莉花七岔八岔的。”

尹珊捉了林遥的手：“就听你讲话带南京口音，一试你真真就是南京的。”

“吃过没，一道去？”林遥顺势挽了尹珊的臂。开口方言，繁文缛节是要不得了。

这条街自从联大迁来以后愈发热闹。

“阿婆，您卖的什么？”林遥在路边遇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小食。老太是本地人，“阿婆阿婆”的听不懂，就是忙着生意：“热乎着呢，现做现卖的。”

是个要不得急性子的营生，老人把“面团”放在平整的石板上揉，用手掌搓圆压扁了，在上面铺了各种酱料时蔬对折包拢，置在炭火上慢烤。“饼”上拓了老人浅浅的指纹，林遥想得远泛，南京家里姆妈包的荠菜饺子豆芽饺子，从前吃着渡了亲近的人手温的饺子从未在意，现在才知道它们跟眼前的“饼”如出一辙，都是细心温出来的食物。她给小吃取了个“大饺”的名字，形意还算切合。

日光顺着檐头斜斜地劈下来，有幸存的角落，墙上的标语写着“抗战到底”。要饭的女人跪在地上，眼睛难得转一下，枕着她大腿睡觉的女儿被饿醒了，“阿妈阿妈”空落落地叫。尹珊把钱袋里的零票子全掏了塞在女人手里，只吐出两个字“真好”。林遥看着她，不置一词。

“真好，日子是苦，却有人疼着顾着。”

林遥自知和尹珊还远远未到交心的地步，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尹珊的故事：“走，去前头逛逛。”

尹珊用手指卷了掉出来的头发：“日本人一来，学校要走，人要跟着走，小公馆的姨娘跟父亲说：‘难得珊珊一个女儿家这么有本事，搁在前清那会子就是进士郎咯，让她跟着学校走，以后她出息了我们还要指望她嘞！’真是，母亲早走了，我还能跟着谁，跟学校走再好不过了。”

林遥没有开口，只用手心抵着尹珊的指节。

“咳！我怎么提这些。”尹珊一时像从睡梦中转醒过来。最好的，不过是可以随意地进出自己的故事，对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好。

路边卖手工烟的男人在搓烟丝，能攫到一点极淡的香味，是烟叶与生俱来的体香，未经灼烧，还没有变味。

尹珊翘着两个指头，透明的指甲像鳞片，女人天生都是带着妖气的：“你说，我手上衔根烟好看是不好看？”

“还能怎个样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，交际花，姨太太？”林遥索性和她乱讲玩话。

有孩子坐在茅草堆上欣赏“顽劣”的大人，笑过了又开始啃咬自己的小指甲。她们一头闯进这座城市的故事里，等着敛了颜色矬了筋骨蜕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，谁知道。

“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，冰雪压不住你，美丽的山花多情的隼松，暖暖的家庭。墓地里这孤岛笼罩着残雾愁雨……”林遥始终觉得这不是一首应景的曲子，本身就是酒红色的，混着玫瑰色灯光，有些压抑。

不过，有一个词对了，孤岛。虽然真正的“孤岛”远在千里之外，可是谁能说那些饮醉嚼歌的男女心中不是一座风雨飘摇的孤岛？

这里不过是个可以相互取暖的地方，因为战争里到处都是受伤的“孩子”。

林遥穿了浅紫滚边珍珠扣薄绸旗袍，头发随意垂着。灯光太暗，她看不清别人的脸，只把唇抵在玻璃杯沿上，抽眼看幢幢的人影。受邀跳了两曲，却越跳越觉乏味乏力，索性坐下来欣赏。

“累累累，不跳了，不跳了。”尹珊过来挨着林遥坐了，电烫的卷发意犹未尽，上下弹跳。

“喝水。”林遥把杯子送到她嘴边。

尹珊只笑：“可怜我一双脚，不知道被踩了多少次，我就是顶了当陪练的！”

“都是学生，这样的舞会不过就是得个闹，难不成要每个人都像我们尹大小姐一样舞步轻盈？”

尹珊搭着林遥手腕：“我可不说绝了，那几个航校的倒是跳得不错。”

“你不会是看上谁了……”林遥斜了身子，用手抠旗袍上的珍珠扣子。

“小姐，可以罢？”黑色袖口的一角露在光影外，男人的手虚悬着伸向尹珊。

尹珊目光掠过他的肩头，直直指向他身后的男人：“先生，我想你忘东西了。”

男子一言不发，微笑示意她说下去。“你的朋友邀请我，你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身边的女伴，这大概不是舞会上一个‘绅士’应有的行为罢？”尹珊总是笑着砌一些“严肃”的话。

男人一时无法应答，好在尹珊起身翘了手：“先生，可以罢？”男子勾唇一笑，接了她的手。

“小姐，你倒是特别。”男人讲话的声音和音乐有些混淆，起码他的声音不难听。

尹珊没有笑：“特别？穿着，相貌还是行为？”男人不置可否，抬眼看尹珊的脸，避了眼睛。

“你是联大的？”

“欸”她的声音疏疏散散。

“我这样就算是认识你了，昆明航校，沐承浩。”

尹珊笑着摇头：“我不想在这个地方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这个人。”沐承浩不语，只盯着她耳垂上的攒花耳坠，耳坠太小，承不住那么多目光，摇摇欲坠，是暗红的灯光中一枚精致却怪异的装饰物。

林遥用指节在膝头叩拍子，倒像是完全溺在音乐里了。她把舞曲从人群中抽离出来，模糊的人影不知所谓，是黑白默片。

沐承浩揽着尹珊低声道：“刚才，你说我没有一个绅士应有的行为，我就想到那部电影叫《乱世佳人》的。”尹珊微笑不语。

“那个片段，斯嘉丽向阿希礼示爱被拒后赏了阿希礼一个耳光，当她发现瑞德在暗处偷听时说：‘sir,you are no getleman’（先生，你不是个绅士）。”承浩顿了顿，靠近尹珊：“于是，我们的瑞德先生说：‘And you,miss,you are no lady!’（而你，小姐，也不是一个淑女）。”

尹珊佯嗔：“你说的什么东西，不懂。”

承浩笑意愈浓：“抱歉，我只是不大喜欢跳舞，还有，你确实是个淑女，请我跳舞的小姐。”尹珊无法反驳，牙齿抵踩着下嘴唇。

“怎么没声了？”他原本就不打算把发言权留给她。笑里藏刀也好，欲擒故纵，偷梁换柱都算了，总是要反客为主的。

“是不是成天和洋人呆在一起，受他们影响太深，航校学员都是油腔滑调的？”

承浩沉吟半刻：“不完全对，应该反过来说。中国人会说话，现在却偏偏说不了话，要知道，一个后天失声的歌者远比一个先天的哑巴活得痛苦。”尹珊似懂非懂，只觉这个沐承浩讲话的腔调和林遥如出一辙。分神间，她愈觉得自己跟不上他的步子，音乐也乱了，摔在地上，被她踩得碎碎的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尹珊自信惯了，她确实是有些不甘。

“我该答的答完了，该问的也问完了。”承浩的笑与灯光浓淡相宜，无从品读他的五官。

一霎沉默，尹珊声音兀兀的：“我……林遥。”